

湯子遺書續編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目錄

奏疏

由蘇撫陞任至京面奏恭紀

敬陳春秋詣講疏

據實回奏疏

請解任疏

赴蘇撫任陞辭恭紀

謹繕恭謝疏

序

同社諸子文序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目錄

四書偶錄序

賀吳玉京先生陞問勳序

書

復同鄉爲程公立德政碑書

與李襄水書

答耿逸庵書

答王介公先生書

與少司農魏環極書

答耿逸庵書

答張仲誠書



與某給諫書

答戴巖聲司農書

公墓誌銘

與張子友人書

與王東皋書

西齋與對信古亦與對賢州如

藏答張上若書

與許典臣書

鳳嶺

寓答小岑書

答王繼祖書

寄丁景行巡撫書

答張承武書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目錄

寄李襄水書

與汪苕文書

答耿逸庵書

記

睢城西關帝廟記

誌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環洲成

公墓表

封建昌府推官王公墓誌銘

傳

文林郎江西廣信府推官雪潭任公傳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目錄

三

文林郎江西廣信府推官雪潭任公傳

潛庵先生脩史圖遺象

同治己巳夏
颶州王承楓敬摹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睢陽湯斌潛庵著

由江蘇巡撫陞任至京奉

上諭曰汝在江蘇能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謹慎者未能多見汝前陞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克踐此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

臣斌奏曰臣學識庸陋蒙

皇上簡任江撫奉職無狀惟隕越是懼乃蒙

皇上不次超擢臣敢不勉竭心力以圖報稱萬一

上問江蘇風景如何奏曰蘇松去年頗稱豐稔淮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揚徐去歲異常水災蒙

聖恩蠲賦賑恤民慶更生邳宿等五州縣蠲舊年一半今年一半錢糧萬姓歡呼惟徐州所屬地最荒瘠水災之後今春民困較甚

上曰一路風景如何奏曰臣經過地方畿輔廣平以北麥田豐收開州以南稍旱鳳陽蒙城一路饑民甚多聞宿州靈璧一帶去年水災今春麥尚未熟民間謀生無策

上曰鳳陽地瘠民貧饑荒自是難堪

聖意惻然久之又



問江蘇風俗如何奏曰前年

陛辭時蒙

皇上面諭蘇州風俗奢侈華當以移風易俗爲先

聖駕巡狩諭臣民敦本尙實返樸還醇萬姓無不

感動臣仰奉

皇上德意朝夕告誡風俗亦漸改觀

上問吏治何如奏曰江南吏治自于成龍余國

柱後有司知守法遵奉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功令復多方勸誡吏治漸歸醇謹

上問有司中有好官否奏曰松江知府魯超才

具亦優

上曰祖進朝何如奏曰祖進朝樸實人操守眞廉

士民愛戴前議降調時民間罷市羣聚臣署號泣

乞畱臣敢據實上

聞

上問高成美何如奏曰其人亦有才

上曰作官有才固好若操守不謹恃才多事反爲

民累臣奏曰誠如

聖諭

上諭又問總督

斌

奏曰事體曉暢與地方

安靜

上曰操守能彷彿于成龍否于成龍之廉世間原不多見亦難以此律人但能與地方相安亦足矣

又

問今直撫于成龍何如

斌

奏曰成龍曾爲江甯知

府臣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擔當用爲巡

撫天下服

皇上知人之明

上曰往日聞吳中鄉紳多事近日何如奏曰蘇州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鄉紳如大學士宋德宜居鄉最善

上曰朕知之復奏曰汪琬養病山中不與外事繆彤

亦杜門讀書其餘俱謹慎臣在位年餘實未見鄉

紳以私事干瀆彭定求之父彭瓏彭甯求之祖彭

行先皆年高品行甚端臣於朔望集士民講解

上諭二人必來叩拜

龍亭爲士民之倡

上曰有博學好古之人否奏曰吳俗素重文學隱

居著述者亦頗有人

上問下河開海口事如何奏曰

皇上命尙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遍歷海口各州縣初來人眾言語嘈雜不能歸一卽各州縣水道海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四分工銀今年荒歉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間築隄開河毀其墳墓廬舍皆甚言其不便部臣公議以築隄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皇上軫念民生之意開海口工亦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爲便臣與徐旭齡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遂同具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四

題但念此事乃我

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渰沒水中

聖主痾瘼念切遂

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海洩水眞堯舜之心也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出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興化去年城內水深數尺萬一三五年間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

上曰汝意云何賦奏曰淮揚實天下澤國若日開

海口則水遂盡涸臣不敢爲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

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無多發帑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畱爲修河之用此外再議設處之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悞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去當有成

効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五

上曰此意曾與薩穆哈等言之否奏曰臣與總漕徐旭齡曾向薩穆哈等言之

上曰本內何未敘及奏曰當時先起清字稿不便繁瑣薩穆哈以奉

命詢問民情止當以民間口供開列具

聞此言俟

上問及當面奏候

皇上睿裁又海水內灌壞田之說臣以爲無慮臣

詢之士人當日范仲淹築隄時海水與隄甚近今海水遠者百里近者六七十里海之潮汐猶人之

呼吸也有一定時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爲海潮所湧乃江河之水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此理朕所深知人不明潮汐之理故有此言耳遂

命至

內廷對容

賜食謝

恩而出是日也臣斌自彰義門外趨

朝未及轉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奏因九卿奏事有言臣斌至者卽奉

旨傳見

顧問慙慙奏對匆遽語無倫敘仰蒙

聖恩優容臣不勝惶恐謹紀其大略以識

恩遇耳

敬陳春秋詣講疏

題爲

聖主諭教維勤

青宮典學日懋請定春秋詣

主敬殿講書之禮以昭

聖德以光
睿學事切惟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太子爲首務然
皆選擇宮寮委之輔導或崇尙虛文鮮有實效未
有以
君父之尊躬親諭教慈孝之隆作述之盛如今日
者也我

皇上

乾元首出

天德生知

契精言之傳心學遠宗堯舜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闡圖書之祕微言上接義文謹一二日兢業之幾

開億萬年昌隆之緒

皇太子岐嶷天縱敏悟性成我

皇上聲律身度言動皆師復於

聽政之暇

親行諭教典謨訓告之文明新中和之旨罔不闡

發精微下及六書之細亦皆日有程課

御筆指受毫髮無遺誦讀靡間於晨昏步趨必準

諸規矩臣等猥以庸菲備員講席恭見

皇太子研究經書發明義理睿識超卓洞晰源流

雖曰粹質之本然實由

聖教之至善臣等自媿疎陋無以仰助

高深茲敢冒昧陳請者本年閏四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出閣親祭

傳心殿卽於

主敬殿開講其後臣等每日進講

皇太子宮

論臣等從容坐論優游探討盛暑霖雨未嘗少輟

視前代徒飾具文風雨寒暑輒行輟講者相去遠

矣惟是明朝會典載東宮出閣後每日文華後殿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講讀雖日講之外無春秋會講之儀但今

皇太子

主敬殿開講止於出閣一日合無於每年春秋月

擇吉請

皇太子詣

傳心殿致祭卽於

主敬殿講官進講四書經義各一章餘日仍照常

宮中進講庶實學與典禮兼備令模可垂法於無

既矣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聖鑒

敕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奉

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據實回奏疏

秦爲遵

旨明白具奏欽此欽遵臣捧讀之下不勝戰慄惶

恐蒙

皇上不卽處分令臣逐一具奏臣敢不據實一一

回奏聽候

聖裁臣才質庸暗蒙

皇上拔置講筵不次超擢受恩之深無如臣者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九

皇太子出閣千里召臣俾長宮寮臣獨何心敢不

自勵如有一念一事忍負

皇上者卽

皇上寬臣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但賦性疎愚

暗於事機惟知報

國不敢愛身臣於六曹之事一無所預濫綴會議

之班議一事必究一事之始終務竭一得之見以

聽任事者之採擇而識體得宜實有未逮捧讀

嚴綸悚然自媿

皇上敬

天法

祖崇儒重道表章正學軫恤民艱蠲賦省刑旌廉黜暴裁決庶務必期仁至義盡

萬幾餘暇考古論經披圖玩象自朝至暮曾無寸晷自逸所謂聲律身度言動可爲世法乃臣以管

窺天之見

皇上聖不自聖臣益仰

聖德難名矣又

皇太子尙在沖齡正當黽勉學問誠如

聖諭臣備員講官進講之際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皇太子嘗宣述

聖諭皆關聖學治道之精微

皇上諭教之嚴臣久知之見

皇太子講解經書言簡而理備傳註數十言不能

盡者輒以一二言該之時當溽暑冠帶整肅終日

儼然讀書習字無旁視無倦容故臣敢以靜正端

恭四字擬之蓋

大聖心傳自出尋常見聞之表總非俗儒所能仰

贊也至臣言動輕率愆過多端敢不據實陳奏臣

與耿介昔年同爲詞臣其刻苦自勵杜絕交遊心

竊重之故冒昧薦舉但自順治十二年外轉後迄
今三十二年竟未謀面不知其衰老韓賸以至於
此以三十二年未見面之人遽列薦章臣罪何辭
及介進京臣一見驚其衰老已自惶恐介卽具呈
吏部自陳老病耳聾不堪共職

皇上越次超擢臣益加悚懼猶勉其鼓勵精神以
圖報效不卽具疏白劾臣罪何辭又靈臺郎董漢

臣本市井無賴妄肆條陳中及

皇太子講學事其始也旣以

御筆刪除而不敢議及御史陶式玉糾其誣職言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事奉

旨下問臣亦就疏論疏以方今求言之時越職罪

似可寬殊不思漢臣疏內各款皆抄錄舊文語多

浮泛惟是

皇上諭教

皇太子何等精詳小臣何知輒敢妄議臣不能請

旨嚴究真情使狂妄小臣倖道

國憲臣罪何辭故臣自謂言動輕率愆過多端難

逃

聖鑒臣不敢自諱也至供奉

皇太子左右

皇太子法書睿德謙沖諭臣詳校賜臣雕管臣遜

謝不遑冒昧從令逾違典禮不勝惶汗雖曾面

奏罪戾而大失敬慎之道臣衰病神昏遂至失儀

又臣不敢自昧者也敢一一聲明惟有席藁待罪

請聽臣回鑒臣奏

皇上處分以爲溺職之戒臣原同耿介公疏因詳

陳認罪情節介不便列名相應一併聲名緣係遵

旨逐一明白具奏事理字多逾格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奏聞

請解任疏

奏爲

聖恩高厚未報微臣積病日深謹披瀝籲陳祈

賜解任回籍以免曠職事臣草茅愚陋謬荷

聖恩起自田間優擢侍從三年

講幄五月

綸扉異數頻膺涓埃莫報三吳繁劇之地尤非薄

劣所堪拮据不遑叢脞曩見豈期未承嚴譴復邀

曠典入侍

青宮

寵遇之隆無以加矣乃臣智短學疎咎深罪大仰

蒙我

皇上聖度如天曲從寬貸

高厚之恩萬死難酬何敢以犬馬之疾上瀆

宸聽奈

臣

草木未質年逾六旬精力衰憊心血久

枯白六月內胃脘作痛過服尅伐之劑元氣益復

虛損飲食嘔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頭目眩暈因

戀

主上心切猶強事藥餌力疾趨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十三

朝冀追省往愆薄收後效不意於八月初七等日

嘔血數次病遂增劇痰火上升虛煩喘急聞人聲

則驚悸感微風則戰慄展轉牀褥形體僅存延醫

診視以爲元氣虧損已極斷非旦夕可療抑臣更

有苦衷

臣

繼母素稟怯弱夏月得家信忽感半身

不遂之症

臣

方寸已亂八月初十日又接家信言

臣母病至委頓四肢拘攣轉側須人晝夜涕泣思

臣一見面

臣

聞之肝腸迸裂嘔血幾絕按京

臣省

親具有定期

臣

不敢破例請假惟是

臣

病勢危篤

萬萬不堪供職仰祈我

皇上聖心垂憐賜臣解任回籍庶母子得一相見

倘臣母得保餘年臣溘然長逝亦無所恨臣微幸

不卽填溝壑尙冀捐糜有日亦不敢自圖便安臣

受我臣

皇上天地生成之恩葵藿微忱依依何敢言去但

臣母景薄崦嵫而臣復病侵膏肓情實交迫不得

不盲昧籲陳伏望

皇上弘慈矜憫拜疏隕涕不勝懇切戰慄待

命之至

赴蘇撫任陛辭茶紀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午門外賜鞍馬

乾清門賜宴畢

上命近

御座前問曰爾有何啟奏臣奏曰臣一介寒儒學

識淺陋蒙

皇上知遇之恩高天厚地未能圖報萬一今更不

由會推

特簡巡撫

命下之日舉朝以爲異數臣感極涕零惶恐無地

一則



聖恩深重二則臣素性徑徑不識時宜三則地方繁難倍於他省今將遠離

闕廷不能常近

天顏應行事宜求

皇上教誨

上諭曰朕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之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効錢糧歷年不能清亦須畱意爾在內閣曾看諸部院章疏刑名大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五

案失入失出者常多此皆地方官聽讞不慎不能使世無冤民於此更當畱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爾潔已率屬庶幾改觀臧奏曰地方之事臣未受任何敢妄奏據平日所聞江蘇風俗吏治誠如

聖諭但賦額繁重歷年不能全完聞每年新糧舊欠一時並徵頭緒繁多官民交困不知如何爲善上曰賦額久定但當清釐耳臧奏曰臣才雖駑鈍平生兢兢不敢自苟况幸逢

堯舜之主眞千載際遇何敢自負惟有精白一心

潔已率屬撫安百姓仰副

皇上愛民圖治至意臣孤踪止知有

君父從此去天日遠不勝感愴

上曰江南人情澆薄如于成龍居官廉潔亦不免

謗議斌奏曰于成龍居官果廉當時謗議沸騰賴

皇上聖明得全始終

上曰汝勉之無慮也斌辭出至後左門內侍傳

旨湯斌在講筵日久今以江南地方要緊令之遠

行朕心亦所不忍其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十端臨

行之日令再入朝朕更有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諭旨斌謝恩而出十一日辰時

上御

乾清門斌面謝恩奏臣於本日起行不知何日再覲

天顏惟謹遵

聖訓勉力以圖報稱耳

上退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

旨曰

乾清宮是汝講書之地汝進來一飯遂引至南書

房賜食曰此

御饌也斌同高士奇勵杜訥食訖

上命翟太監頒賜

御書三軸臣謝曰遠離

關廷瞻對

御筆如對

天顏臣本庸拙惟不要錢臣可自信以此報

皇上可也

謹繕恭謝疏

奏為

聖恩高厚未酬微臣賦命孱薄伏枕哀鳴仰祈

宸鑒事臣一介草茅以詞臣外用因病回籍幾二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十年荷蒙

聖恩起自田間備員侍從旋擢

講筵由宮寮超遷學士異數隆恩已屬過分又蒙

特簡巡撫江蘇

皇上不以臣奉職無狀更加

曠典

溫諭褒嘉

命臣入侍

青宮以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臣才短學疏加以

老病精力昏憤愆過叢積乃蒙

聖恩曲加宵宥復遣醫診視

諭臣在寓調理又授臣工部尚書臣感極涕零力

疾受事思竭駑駘勉圖報効於萬一奈臣福命淺

薄於本月初八日偕同官臣阿蘭泰等往張家灣

查看楠木感觸風寒歸寓痰疾陡發奄奄垂斃伏

念臣至陋極愚遭逢

聖主寵賚頻膺優擢不次

知遇之恩曠古希覯捐糜頂踵不足仰酬

高厚乃未報涓埃遽填溝壑生負

殊恩死難瞑目臣從此永辭

湯子遺書續編卷二

聖世不得復覲

天顏犬馬之報願結來生謹伏枕叩頭恭謝

天恩含淚口授臣男生員溥禧疏以

聞臣無任感激嗚咽之至

賀吳玉京先生陞冏卿序

國之大事唯兵而兵之事其大者無逾馬有虞以

畜馬之責委伯翳成周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又

有較人庾人趣馬巫馬之屬為官最眾則馬政之

崇也自古然矣然而駉牝溯心於塞淵駟牧詠志

於無邪其道又豈但在奔霄騰霧而已乎冏寺養

天閑以備

國家緩急之用前代競競重之自奉法者寢失而法因以敝馬亦隨之潛耗殫夫妄議驚言病民至欲革種馬者屢矣其大意謂非墮地耳賴一二大臣如胡莊敏輩力爭之卒以不罷予常反復古今已事唐垂拱以王毛仲爲內外廐使東幸之日色自爲羣望之如雲錦不必皆出自月支而來於西極也宋余靖亦言養馬在人不在地彼豈耳不聞渥洼之產而目不識大宛之各乎卽何得以李將軍之勒師萬里外者爲王制之經耶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十九

玉翁吳公以西屬碩儒博綜典故傾然負公輔之望司銓之日冰霜著節常奉

命典試中州所舉多砥礪名行之士蓋其精神相符合也及副臬三吳叅藩關右車轍所至輒敷徽猷九華之野岐陽之墟其入于于睢睢而謳思者彼誠有不能已於中者在矣今

天子念馬政至重

特簡任公而公以外臺內擢卿貳此異數也余別公久聞之竊有慶焉夫馬政之敝也以人更其敝而新之非其人又奚賴公誠足以服物而才足以

應變所謂無往而不可無施而不當者也嗟夫相馬之於相士其道一也公持銓而天下應者其其職衡文而天下應者樂其業豈執策臨之而曰天下無良馬乎會見六廐充盈邊牧蕃息追伯翳之勲覩成周之盛區區毛仲之事何足爲公道哉然予又讀尙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其命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則豈特爲

國家之重務於以贊翊天子聖德實嘉賴之矣凡此皆非公莫克勝任予旣爲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國家得人慶而又快予之獲從公遊也會憲副某君於公有承叔子瞻之誼千里丐文以爲公贈乃不辭而爲之序

同社諸子文序

世之言文者眾矣然聖學不明吾未見其能文也古之學者明道德敘彝倫平居師友所訓弟子所習無非誠意正心修己治人之事故其動靜語默各得其宜而天地事物之理古今治亂之由日月星辰之所以行鬼神之所以幽山川之所以久風雷霜雪之所以變無所不著則天下文章莫大於

是矣孔孟既歿文與道二秦漢以來英華特出之
才瑰瑋奇麗馳騁上下者甚眾而未能折衷於六
經有宋濂溪崛起千載之下明道伊川橫渠堯夫
晦菴象山數君子先後講明聖賢之道而涑水廬
陵南豐之屬始彬彬爲大雅之文讀其書雖與古
之作者未知孰先孰後然考其指歸不當於聖人
之意者蓋亦鮮矣近世陽明出而龍溪心齋東郭
繼之理學倡明於世故一時荆川遵巖震川文詞
比隆於嘉祐由斯觀之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聖
道哉吾郡文學於中州稱盛同志諸君子皆鑿心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六藝尋墜緒於微芒而復能瑰瑋奇麗馳騁上下
者也余官京師四載今承乏關中便道歸省諸友
人將梓其近藝命予爲序予束載就道未暇竟讀
然觀其平日之講訓肄習其足以發明聖學可知
矣夫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所載俱秦漢以來
能文之士今皆散亡磨滅存者不能十一而易通
西銘諸篇幾幾與六經並傳則言之不足恃而道
爲可貴也諸君皆善爲文者故莫若勉之以道而
告以是言然予亦同學之士亦將因此以自勵焉

自朱子四書集註成而漢唐諸儒註疏幾廢明永樂間纂輯大全以羽翼朱子採攬弘多純駁相半後學不見要領虛齋蒙引之簡確涇野因問之質直皆中有自得非剽竊揣摩尋摘章句者比存疑淺說辨析加詳舉業宗之而義蘊寔薄下此各逞臆見不足道也夫不求自得於心而徒拘牽文義雖字櫛句比於聖學旨歸相去遠矣江村太常說約夏峯徵君近指皆從聖賢立言本意指示學者而截痛快讀者雖然二書發揮大義爲入道之準繩世人狂於舉業之見知深信篤好者鮮矣上谷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蓮陸魏君從學兩先生之門平居講習討論指別同異剖析源流曠然有所自得晚年深居精詣負笈從遊者日眾取朱子以來諸家傳註採擇鏤鑄必求至當著爲四書偶錄以惠來學間入都屬余是正余得而卒業焉其書簡而明質而通雖直指原本或不若兩先生之超脫而博洽者以爲知要之資啟蒙者以爲養正之助誠聖學之津梁亦舉業之葦航也學者由是上泝諸先正而求其所以斟酌體認之功庶乎知微言之旨無窮而入道之方思過半矣

復同鄉爲程公立德政碑書
程公德政膾炙人口立碑銘功未足稱述萬一但
見任立碑禁例甚明鄉紳豈得無聞况程公榮陞
在邇何不稍待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程公君子也我輩可不以道事之乎非敢
阻撓此舉誠義有所不可耳鄙見如此惟諸公裁
之
與李襄水書
小兒北上過承雅愛感謝感謝老親家暫樂耶園
讀書賦詩著述等身令子賢孫才名冠冕一時且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鼎望甚重廟堂當有弓旌之典槐梧虛左薛荔難
畱連茹之吉自不筮而得弟賦性疎梗杜門編摩
雖出入鳳池鸞渚而心猶在駝峯菊泉貴公勞心
補衮形影不及東觀發凡起例無人各家自立宗
旨成藁千餘疑塵積網評騰無聞校勘何在頭白
可期汗青無日公私同異總無論已昔劉知幾爲
史官與諸公鑿枘相違故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
自謂依違苟從猶大爲同時所忌身當其職而吾
道不行此所以發憤而作史通也弟作太祖本紀
四卷幸已成篇五十年中武功交德如日月之光

豈俗筆所能圖繪漢史不敢同日語矣較唐書則
爲詳擬元史則似潔其他如后妃武臣儒林皆粗
具結構不足觀也繕寫乏人未能請教弟託梁紫
定禮書乞愆惠成之更藉裁定方妙今是園竹木
蒼然可觀矣池中藕如船否牟山文思之佳不知
又當何如不得一晤夢寐及之年來詩興頽唐不
能一詠志喜慚愧慚愧

答耿逸庵書

八月初有小札由柘城奉寄附拙卷請教想此時
可塵覽矣接手翰更拜讀學記體裁嚴整論學切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要與考亭西山諸作相上下真不朽之篇歎服不
盡脩建書院會友講學老年翁守先待後遠紹關
洛功德最鉅弟固陋無文何能紀述仰承臺命不
敢以辭且景仰先哲又當名嶽勝地高賢遊止倘
得附名其間以遂平生之志幸莫大焉卽欲具草
因史藁數篇正在經營才短筆鈍心思遂爲所羈
而應試人不能久待稍遲脫藁仍由柘城呈上不
敢久悞也嵩陽書院創自五代前賢必有碑記查
通誌不見縣志或嵩山志當有載者便中惠教乃

妙聞子維言新刻嵩山誌甚佳如得一讀以當臥

遊真大快事也秋雲落月延伫何極玉階先生報
函附呈臨楮馳依

答王介公先生書

自違臺輒歲月倏忽修候疎濶抱歉何如頻晤潘
年翁敬詢起居知先生臺履貞勝家庭雍肅曷勝
欣忭欲遴一价代叩崇階鹿鹿縉塵遂因循至今
惶恐殊甚三世兄遠臨拜接華函如覲函丈先生
德隆學邃體用兼全宦跡所至功在生民西臺奏
章錄在國史久居東山望重朝野世兄文名奕奕
先生蘊蓄未盡展施者世兄當益光大之此天道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之必然無俟著蔡而知也賦伏處林泉二十年耕

讀之外一無所問同城官長從無私謁太守以上
不通姓字村林老穉形骸相忘輿臺賤隸橫加欺
凌受之怡然不與校也實願終老邱壑不期

聖主求賢謬膺薦牘長吏敦迫倉皇就道入都匿
影僧寮絕跡公卿乃復蒙

恩濫竽史職晝夜編摩心血耗盡去秋一病斷粒
七日一二老僕環侍旁無期功之親孤燈旅舍萬
念俱寂危中幻景千狀視此軀如空花陽燄不謂
一絲僅存竟漸痊可以史事未終不能引歸今春

決意辭職又以
皇后山陵之役稍待不期又蒙

簡拔

講筵兼紀

起居不敢遽以私請生平所學幾何安能仰助

高深且賦性迂疏交遊稀少長安風景大異往時

事事不能偕俗不知何時得返初服了此一段蛇

足也薄儀二種聊以伴束伏乞陋存更望寬懷加

餐爲世儀型曷勝瞻依悚側之至

與少司農魏環極書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美

曩在長安承先生過愛指誨慤慤私心銘刻不盡

俟而一別不意遂至廿載所以然者始則懷遵功

令未敢片紙入都旣而諫病歸田鱗鴻無便遂稽

修候疎濶之罪可謂極矣然精神向往夢寐如在

左右每與友人論學或教家之子弟必舉閣下見

誨之語以相勉自謂欲報知己惟在勉強學問儻

於斯道粗有所窺固可千里同堂儀文繁縟非所

以事大賢也家居不能常見邸抄間有大疏無遠

近必購求讀之手錄成帙竊以先生正色立朝似

王沂公而道遠國體忠誠篤摯卽司馬君實不能過

也向徒於簡冊中愴慕昔賢何幸身親見之至於
薦雪海年翁一事尤有補牘之風雪翁學識才膽
爲第一流人物必有以報國不負知己之舉賦拭
目望之往來夏峯讀手教及所寄文字晤馬搆斯
兄得知家庭孝友鄉黨信服之評又王叔平中翰
見示聖人門聖人家六字箴諸大刻仰見指示真
切追踪濂洛當今道統端有所屬恨不日待宮牆
覲承緒論也舍親唐峻甫家報中常述垂問厚意
叔平亦備述注念知先生不以疏濶見罪而雅愛
之意慙慙無異昔時蓋大賢不忘愚賤不責疏簡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如此若必拘山林不通候長安公卿之義是自外
於有道君子也是矯激不合中道也今世兄高登
賢書名臣大儒復得賢子孫繼其家學眞吾道之
幸非尋常科第之榮聞之喜極欲舞謹藉舍親北
旋之便恭候道履併布區區之意賦賦質庸鈍年
來憂患困苦中煅煉稍稍得力覺前剽竊書冊語
言於性分終無干涉惟求出不愧朋友入不愧妻
子展卷不愧詩書人生光陰不可把說未知向後
能稍有進益否尙祈不吝鞭策俾勿墮迷途雖不
能日聆教譽領受教益無異躬侍几席也前在夏

峯讀尊札有日知錄儒言錄渴欲一讀不知今俱
付梓否臨楫北望伏惟爲國爲道自愛久居林泉
賤刺不敢槩從仕例知先生以道相與非以位相
加也統惟尊照原宥不宣

答耿逸庵書

秋末偶患痰嗽藥餌誤投幾至困頓蘇門之役兒
溥代往歸來捧致手教讀之如晤清範嵩少之約
無時不往來於懷以老年翁正學端品交情真至
一別廿年弟何能忽然於中也頃聞搆斯兄述居
鄉仁德惠洽閭里具見民胞物與之意仲誠年翁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僑寓密邇同遊相履之盛令人健羨又構斯皆同
門高賢與年翁講堂相望德星之聚遠過陳荀春
風詠歌悠然可想昨讀夏峯先生年譜中載年翁
證學數則精進之極佩服佩服外有小札希致之
仲誠餘不宣

答張仲誠書

壬子冬得承手教賜爲學次第書捧誦數過中正
確實學者有所依據有功聖學大矣昔之使羽未
得奉謝向慕徒殷聞僑寓嵩少與逸庵年兄構斯
寬夫諸社翁快聚一堂印證所學無異鹿洞鷺湖

誠千古盛事此中會語必有發先賢未發之蘊者
儻蒙便中寄示使弟聞所未聞真大幸也秋末病
至纏綿夏峯先生執紼之役小兒代往歸來得接
手教甚慰渴懷弟與逸翁久有盧巖石淙之約俗
務牽羈不能如願徒增惆悵耳秦地正在搶攘西
行斷宜慎重事權在人籌畫非易書不盡言統希
神照

與某給諫書

閱邛報知榮補栢垣歡忻累日官階久定而獨稱
賀者以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聖主治化熙洽求言若渴建白稱

旨輒膺不次之擢一時相繼而起言路大振朝有
鳴鳳野無豺狼真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日也足下
經濟實學乘時展布海內士人仰望手采雖朝無
闕事不勞諫書而嘉謨嘉猷無妨入告但事

堯舜之主以至誠不欺爲要上關國計下切民生
識體得宜勿爲泛言陸敬輿司馬君實在今日矣
茲因便使附候疎節之愆幸惟原諒

答戴巖榮司農書

老公祖先生閣下心孚一德道贊兩儀曩在長安

得瞻風度私心仰止如泰山喬嶽別來條已廿載
未能具一函之問疏越殊深前承乏西江得叨經
碧先生同舟之雅荷蒙良誨銘刻不盡歸田已十
六春秋往來蘇門見夏峯先生屈指當代名賢輒
首推閣下博大敦龐足以翊運匡時又知道履貞
勝耆年遐福天相元老真儒永斯人命脈不勝雀
怵更得拜讀大刻論學手書皆字字懇切如聽招
提晨鐘恨不能負笈從遊日聞所未聞乃承臺翰
猥及獎藉慙慙焚香盥誦如侍左右仰見誘掖後
學盛心謝謝侍斌迂鄙庸陋不通世務雖立志未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敢後於恒人而才力有限實有鞭短汲深之懼伏
望大君子陶鑄人倫不遺凡近時惠南車俾勿迷
岐路庶不至虛度此生感當何如也臨楮北望可
任翹企

與張子友人書

武林得晤清範別來遂已三載崇雅堂前老桂偃
松青燈對雨至今依依如昨也貴鄉才藪兄高才
博學爲一時領袖但學問之事原無止境稍有歇
手便是退步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有憤便
有樂若平日無憤無樂祇是悠悠何可言學學者

讓天下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人便是無志詞
章訓話皆爲聖學之盡一切填詞小技何須着意
爲之望兄屏去一切潛心經學爲近裏着己之功
異日或掛帆南去於兩高天竺之間芒鞋竹杖重
續昔遊互正所學不知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否

與王東臯書

曩在長安把袂談心相期千秋別來倏及廿載夙
夜自盟不敢一時苟且有負知已然未有一介之
使一函之問上徹聞人之聽非敢自疏始則凜遵
功令未敢一字入都門後以謝病歸田戢影林間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又乏便鴻經年不見邸報榮假仙里多不聞知以
此遂稽修候而中心仰止無異嵩衡老年臺正學
清節淵識宏才爲當今第一等人物居銓衡一塵
不染釐奸剔弊胥吏如木偶三堂拱手受成卽舊
人嚙不敢發一語以枉公道此卽杜祁公猶難之
無論前輩雲浦涇陽也西臺丰裁嶽嶽經國碩畫
確然可行非大言鮮成事者幸附交譜之末無事
愉慕昔賢於簡編之中非甚快事也歟有人自京
師來知尙未榮補近始聞里居未赴京華今

國家多故

至尊宵旰不遑老年臺清名久注
御屏正當入贊勿密鴻猷碩謨使海內收治平之
効天下事極難措手必得二三正人還可匡救此
山林耕夫日夜望之者也茲因舍親王映淇新授
貴邑學博赴任之便藉手恭候起居舍親博學嫻
詞賦爲文壇牛耳弟共研席最久幸在龍門之下
伏望時賜指誨感珮當無旣也臨穎神與俱馳

答張上若書

前歲舍親北上曾附小函奉儂兼爲長公高捷一
陳賁私不意以迂遂未達典記我輩同館同年兄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弟如老年翁眞品邃學篤論鴻詞實未多得弟私
心仰止形諸夢寐相去數百里不能時通尺素矧
把臂譚心如追隨禁院時耶老年翁金鍾玉衡之
品自當領袖朝端贊襄盛治乃久臥東山今四方
多故

聖主寤寐求賢松菊恐未可戀也近見爲老年伯
校正遺書續述盛事具見大孝古來名臣大儒鴻
德豐功必得賢子孫繼其堂構方能使精神與天
壤同永老年伯經術事功卓在諫垣則魏文貞陸
敬輿也秉節鉞則韓襄毅馬端肅也而時勢之難

不啻過之晚年讀易上晤義文遠紹洛閩出處皎
然爲一代完人非近儒所及承賜雲隱堂集弟每
晨起盥手捧讀如奉教自媿才識舛陋不足稱述
萬一旦自秋月一病百日稍俟春和當勉竭蕪思
奉請郢削賤名得附卷末亦大幸也遠叨腆覲不
敢過卻拜登嘉惠臨楮菀結

與許典三書

別後倏復二載懷仰彌切言路藉重名賢世道人
心端有攸賴太平之運實肇於此深可欣幸承教
大刻闡明吾道源流聖教始終立義不磨眞足繼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往開來今

聖主懋學勤政自朝至於日中旻不遑暇食不世
出之主也際此昌期吾道當興愧侍從之臣
學術淺陋無能仰助

高深老年翁拜獻所學正色昌言必能大有補益
惟及時命駕勿久戀耶園幸甚玉峯朝拜官而夕
上疏手裁甚可敬愛任待菴一日五疏啟奏之時
聲與淚俱言路遂有起色專望臺臺爲之領袖也
高子節要卽致之敬南此公素負英氣近日學力
更深與博公皆天潢之瑞也使旋甚迫率復不盡

答小岑書

自別臺範時切雲樹之思遠承手教言義理氣數甚辨但以僕之淺陋與祠部公並論則過甚矣祠部公蚤年學道悟性命之旨平生不肯稍自委蛇以取祿位糾彈權貴風裁嶽嶽晚年託興聲律心地空明毫無窒礙古人如淵明逸少皆負經世之才遭時不偶僅託詩酒翰墨以自見然當時富貴烜赫者皆湮沒無聞而二子高風遠韻至今猶在人耳目間識此則可以論祠部公矣豈後生末學所可同日而語哉長兄天賦異才克承家學向來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著作已足自名一家讀易近解掃除訓詁家言發明經旨象數義理兼該無遺不依傍前人而又非有意標新立異翻駁前說者不意晚年見此奇特真喜而不寐也近日閣務殷繁戴星出入拮据不遑稍暇擬作數言附之卷末藉以不朽春秋志更得一讀乃快臨楮不盡依切

答王繼祖書

都門晤教見道丈英毅之氣發於眉宇將來事業名位皆未可量快慰快慰貴鄉山水雄秀風氣完密所出人物必有非常建樹不若他郡多以文藻

著勝也轉盼春期仁望領袖禮闈蚤爲世用幸磨礪以須勿過讓也遠承手教深荷注存前拜讀令先祖家傳卽付之倪闇公後闇公以讀禮南歸忿忿遺失原藁雖採他本載入終恐紀述有誤今正將合卷幸再寄一本忠直名臣有光汗青何敢不敬頓伏惟迅發爲望臨楮依依

寄丁景行巡撫書

洞庭衡湘形勝甲天下固南服重地也節鉞鉅任朝廷環顧藩臬而慎畀之良以建威布德鎮撫軍民非大君子莫克勝任耳太史王六翰奉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命滇中還

朝當經貴治藉便奉候濂溪周子爲理學大宗開洛閩之傳道州其鄉里也程朱皆有博士而周之後人未得邀一命之榮以奉其祭祀實爲闕典儻蒙檄行郡縣訪求後裔援程朱二家例爲之題請眞千秋不朽盛事但不可令匪人假冒耳萬里馳檄不盡瞻依

答張承武書

前在史館因施愚老疑格物二字止見於大學而格字古經書無訓窮至字者歷舉諸說而究歸於

朱子之說爲正未嘗疑朱子之說爲未盡也先生坐稍遠想未聽真耶乃煩臺札開示敬謝敬謝弟雖無所知生平服膺朱子最切陽明之學當時爭論已多近日名公卿聲名權力震天下闢之不遺餘力矣先生以孔孟自任距邪衛道以陽明爲少正卯楊墨自無不可弟愚陋無似不能測陽明之藩籬實未敢亦未暇也

寄李襄水書

舟次高郵知老親家駐蓋秣陵以爲歲內返棹相聚里門一話積悃壯遊正適而弟忿忿北上竟未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能一瞻色笑悵惘何如元長親家邀我芳園醉我旨酒且河梁把袂情懷依依老來歸興益濃親交情重每一念及不禁黯然弟濫叨

國恩涓埃未報冀圖稍盡寸心便可自求遂初復尋鷗鷺而學術短淺才力稀微頭白如霜論思何在此中甘苦未易言也每見卿貳會推大寮輒興才難之嘆弟謂當世有經國鴻才如襄水先生而使之嘲雲嘯月俯仰巖壑乃反咎天之生才偏齋今日乎諸公未嘗不以弟言爲然也司吝已投阮老以爲吝部必須親到千里酷暑吾鄉爲甚救荒

之術何以籌之聞州尊銳意興革前與蠻老所商
似屬可行乞老親家大力贊成亦佳事也牟山作
何功課便中示知爲望日日五更入

朝新例嚴切精神困頓諸事廢絕南望秋堂真如
蓬萊方丈矣臨楮不盡願言

與汪荅文書

咸中兄入都得拜手教知道履康勝欣慰欣慰弟
與澤州念史事重大議奉強出山臺意堅定不敢
重違先生命世大儒樂志山林令人作天際真人
想史事刊修甚急今冬可以完藁明歲再加改削
易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可以草草告成世有班馬乃得逍遙林下史可知
矣局中議論不一錯互疊見弟才識疎暗分任正
統後七十年列傳兼天文五行曆法三志此七十
年中人物最盛藁最允雜蕪穢止倪文毅一篇出
之大作其難何如三志皆非素習諸公以弟略曉
一二相委耳春間竭晝夜兩月之力始完曆志纒
短汲深卽專精殫思尙不能勝任又有

聖訓會典之役辭之不得然其事分任尙易爲力
不意陳孫二公一時遷職力薦代者遂及於弟初
不相聞至五月十三日忽傳進宣

旨同新院長進講
內廷每日黎明鶴立
殿下至午講罷方出
盛暑不輟精神困憊
無復入人理以此史
事愈荒

講筵史局勢難相兼
館中濟濟多才而求
備於疏庸無似之一
身賢者處逸愚者任
勞此何說也弟迂拙
不識變通每敷陳經
旨常寓規戒多至切
直同列皆以爲怪以
爲素無此風

聖度寬大不以爲忤
久之必蒙斥譴然弟
之自處審矣澤州於
史事不能得之先生
而弟於此事不湯子
遺書續編卷一

天

能求免於澤州然此
命也非澤州之所能
爲也惟於雲霄之上
想慕先生已耳鹿忠
節公尋聲請乞轉致
周先生以中有忠介
公詩恐其家無藁也
敝門人范景密邇高
齋能常請教否乞直
教之勿使爲習氣所
染習氣大可畏也餘
情縷縷不盡

答耿逸庵書

前承示大集純正精
澈得先儒真傳卽欲
附數言於卷末以誌
同學之誼況重以臺
命何敢遲延祇因年
衰心血久枯史事繁
重雖有多人任事者
絕少謬叨總裁義難
他諉幸未任方略

聖訓俱本實錄爲力較易近又進講

內廷每日黎明入

朝午後始歸卽史事亦不得不放下精神困憊實不能支況此非應酬文字當立誠不敢苟作稍遲卽具藁呈覽斷不敢負臺命也張父母治行近今罕覲卓異之典原以備臺諫銓衡之選而部中循例僅晉一官何以待治行平等者然學道君子隨地是學遠近美惡皆於性分無干非意計所及聞張父母處之坦然此正平日學問得力處粵民新離干戈正儒者所宜盡心之時頃喬石林自粵西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三

回言彼地大吏甚賢政教俱合理賢者相得益章當有顯功異擢弟不能作文奉送亦不敢以札奉瀆乞叱名致意又聞撫臺請主大梁書院省會四方之中興教爲易當事能敬賢崇學此意不可不成之秋風漸厲爲道珍攝是望臨啟依依

睢城西關帝廟記

睢城西三十里有廟祀青帝不知所自始土人號曰離蟻廟於其前爲官奉漢前將軍壯繆關侯稱帝者從時制也作之者居民尙紀臣也余舅之子趙祚昌來言曰紀臣勤稼穡好行善事醮貲爲此

宮數年而後就更募地五十畝爲歲時伏臘祭祀之用且以供守廟者之饘粥敢請爲文紀其事余告之曰今天下爲宮祀帝者比閭皆然若處處伐石爲碑紀之則山爲之墮而穎爲之竭矣且帝亦何須於此此地非若許昌荊州爲帝立功建大節處亦無容紀若欲侈陳棟宇之闕麗工役之勤勞此不足明教而正俗敢辭而祚昌請不已曰無已則言事神之道可乎夫神正直剛大不可媚以私者也事之道必孝以事親敬以事長信以處友勇以徙義直以距邪剛以制欲廉以居利復深耕易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四

耨以供賦稅勿妄交遊勿信異教勿以貧懦爲可侮勿以隱微爲可欺如此行之不倦神必佑之苟或不然卽日宰牲設醴焚香呼號非神意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夫亦先明所爲善而已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流動充滿何時容吾厭斃此誠意之學而事神之道在是矣朱晦翁不作祀廟文字余何敢望晦翁然懼鄉人不明乎爲善之道願以此言告

之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環洲成

公墓表

代作

公諱仲龍字爲霖成氏其先世爲晉人後爲大名之長垣人祖曰宰知睢州父曰蓮贈按察司副使孝廉公三子長曰伯龍進士爲按察副使仲卽公季曰季龍公幼好學于古今書無不讀爲人惇厚坦易而遇事敢斷好談兵人莫能度也萬曆戊子舉於鄉越十四年成進士拜夏邑令夏故僻邑公簡省科條豪貴不敢犯盜猝起蕭礪人心洵洵公統所部子弟周旋矢石間明設購賞盜皆御走枹鼓稀鳴民以安堵踰年舉治劇徙永城當是時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墓表

望

巨寇擁眾數萬屠掠梁宋旁郡吏多棄城走者公獨增埤浚隍爲固圍計乙亥賊自會亭飛馳至來攻用版芻實濠以水藤翼木遮擁而進公令以炬鈔投之立燼賊少卻而環攻不解公曰此非懸重賞眾不鼓貲千金募敢死士縋而掩擊之禽俘以數百計寇破走時徐沛土寇虎視永邑聞公聲威旋皆解散吏民人人相慶歲終上計舉卓異爲兩河第一戊寅夏四月召入京上御中左門詢公戡亂功次公對稱旨上以公能兵遂擢兵科給事中

公以驟蒙主知思傾身以報之所持過峻人且以

公爲不得久居中未幾果出爲浙江參議兵備臺
州臺俗生女多溺不舉婢老有白髮弗偶者公至
勒石垂戒凡溺女銅婢者坐父母家長以罪其法
至今便之頃之大陳海寇突入瀕境劫掠兩浙久
安初聞聲鬪則掩耳走當戎將校皆紈袴兒昨舌
相戒甯以法死顧裨將曰上以我知兵故授我兵
垣當太叩彈丸地數萬巨寇我率步卒卻之何有
此烏合之徒哉裨唯唯相顧不信也然亦不敢言
公遂登楓山遊戰艘五百申明約束軍容大振卽
移檄溫甯夾擊之寇窮且食盡縛其魁請降亂遂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墓表

四

定捷功聞上嘉悅之擢陝西關內道參政浙吏民
以數萬挽車噫且哭曰公幸活我奈何我去縣官
獨不念東南百姓耶控籲中丞公再借寇一年中
丞許之疏上不可公遂行壬午丁太夫人艱乙酉
大清定鼎詔求逸佚用部使者薦起公爲山西岢
嵐道參政二年進秩陝西右布政使未一年入賀
遂致仕公所至皆有善政凡非關一方安危者皆
不載載其大者如此噫予中州人也公筮仕中州
故知公最詳往年予在京邸寓石駙馬街與公實
比隣公數數過予公敦厚誠懇與人溫溫不立崖

岸而遇事慷慨言及古人忠孝抑鬱事輒嗚咽太
息徙倚悲歌不能自己夫文墨吏能撫循百姓抑
已賢矣一旦亂起倉卒能從容定變不動聲色非
至誠孚人而能如是乎今永夏之民述公禦賊事
有至流涕者臺州繪像立祠歲時曳節跋履若少
壯不期自至稽首祠下嗚呼使公得久於朝尸而
祓之者當不止數郡而僅僅以外藩終悲夫豈其
時有幸不幸耶要之其所建白亦弘矣且子弟皆
博學好古能世其業豈天故靳其施以待於後之
人耶吾蓋以此益知良吏之必有後而天之所以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墓表

望

厚公子孫者詎可量哉配孺人殷氏繼王氏俱先
公卒今孺人李氏男三人一象瑄官生象理舉人
象珽舉人女三人公以萬曆辛巳六月二十九日
生以順治甲午二月十四日卒墓在邑西十二里
之畱村

福建昌府推官王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睢陽人其先鹿邑徙也高祖諱朗重
義樂施常捐千金修明倫堂里有大差役輒躬任
之郡守曰王君好義必昌厥後朗生諱宗堯國學
生是爲公曾祖宗堯生二子之賓之佐皆庠生之

佐以子逢元貴贈奉憲大夫邵武府知府之賓生
公考諱承泰積德累行有古君子風爲穎上訓導
士子奉爲典型元配湯氏次孫氏賈氏王氏子七
人曰煜曰燦曰煒曰輝曰燦曰炳公其四也公偉
軀幹美鬚髯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補開封府庠
員開封鉅郡試者常千餘人公每試輒冠軍與人
語訥訥若不出口及論文則證據經史踔厲風發
一時賢士皆傾慕之然公淬志砥行究心性命不
屑屑舉子業會河南亂所至無完堵公先事而避
不及於險亂稍定益勤勤課子弟以學常謂諸子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誌銘

四

弟曰世之華膺者不少矣不務建豎溝壑其心雖
躋通顯何裨世道吾實薄之夫人亦在踐履何如
耳豈必登瓊闈歷金門始稱殊絕哉己丑壬辰
伯子仲子相繼登進士奉職內外每遺書以宣揚
君德愛惜民命爲訓語不及家私某年以

覃恩受仲子封爲文林郎建昌府推官冬舉鄉飲
酒禮郡侯躬率師生執纁幣登堂以請公固辭不
獲至日子姪甥孫扶持肩輿鄰里無少長曳節跋
履聚觀泮水者數千人交口贊羨之四方傳繪以
爲榮公天性和樂不爲崖岸嶄絕之行年旣高歲

時與親友飲酒醉呼詼調笑歌以爲常又精易數
常慨然曰人生顯晦何常吾辛苦數十年不得一
第晚承恩榮如此其大數有定明年秋夏之間吾
當與古人遊矣會

天子以災異渙發太液伯奉詔甘肅明年夏歸里
籍月公果卒官年吉十有七嗚呼予與公家世爲
姻好時常從公遊伯子仲子皆予同榜進士故知
公爲深甲午伯子與予俱官京師恒邑邑不樂叩
之則曰予父年六十餘矣予祿薄不能迎養也弟
又遠任盱江將奈之何哉及使甘肅也奉尺一之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誌銘

望

詔星馳萬里度非所樂乃抵家幸遇含殮以此見
公之至德故天若假之一時使有子奉終事也仲
子聞訃設位以哭江右士民無遠近爭賻恐後嗚
呼可謂賢也已公配高孺人子二長震生壬辰進
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次嘉生己丑進士授江西
建昌府推官女一孫三公以萬曆十七年己丑八
月十七日生以順治十二年己未八月卒葬於夏

陵七里厚臺崗之新阡銘曰

猗與懿德令聞孔彰不朽爲壽毫臺非長矧銘哲
育休命丕昌綸綍奕奕燕冀無疆松柏蔚鬱迴流

抱剛爰卜玄廬萬世有慶

文林郎江西廣信府推官雪潭任公傳

任公諱文暉字聯璧號雪潭先世自洪洞徙新鄉遂爲新鄉人少好學爲文驚動長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曹偶壬午登鄉薦先是丙子伯兄文朗已登賢書矣聯車入都士林榮之當是時李自成已踞關陝震動畿輔而太翁年高公亦無意策名歸偕伯兄與太翁入百門耘斗峯拾橡粟汲石泉有終焉之意而是時李逆設河北僞官迫公入秦公慷慨裂檄人皆危之公怡如也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傳

吳

皇清順治丙戌始捷南宮念太翁年高未就

廷對丁亥成進士授陝西鳳翔府推官未赴任丁

太翁艱服闋補江西之廣信執法不阿屬吏奉如

嚴師而大意本於寬厚南昌太守被劾讞者坐以

通叛其母年八十詣公申理公力辨其枉得減等

時九仙山賊楊文踞險爲亂撫軍蔡公提兵進剿

委公督餉崎嶇間轉運不絕文遂授首又同

諸將搜勦餘孽公令軍士各帶糗糧繼以旌艦供

饋充羨遂成底定蔡公舉酒勞之曰地方敕甯任

司李之功也諸將獲賊妻女必審問姓氏居處令

其家攜歸完聚民有繪像以祀者尤加意文學月課獎拔及鄉試同考所得多知名士捷禮闈入禁苑以文章著稱者若而人眾歸藻鑑焉清江楊機部公盡節瀆江其子貧困廢學公訪致資之讀書列名覺序其高義如此公既久次具有聲望於例當內遷竟以平反疑獄忤上官意中以考功法報罷公曰吾以持法受過夫復何憾且老母方倚閭得歸依膝下吾之願也抵家承歡之餘研究性理宗旨課子弟以學未幾太孺人卒公兩執親喪哀毀盡禮暇時築東園遠眺太行近揖蘇門與老友湯子遺書續編卷一

傳

望

結社飲酒賦詩陶然忘世後進執經問業者戶外屢滿子璿己未進士選庶吉士寄書勉以上報

君恩無忘祖德語不及私喜讀大易老子自號龔常道人所著澤畔吟清商曲東園草繁霜吟篇什甚富卒年六十有六

史官湯斌曰余嘗往來夏峯數過新鄉見公長身玉立美髯疎眉巍然巨德長者也因憶昔年官豫章其鄉先生往往稱公司李時事而成就機部後人尤樂道之世有名賢哀郢沈湘而子孫淪於耕牧弗得與衣冠爲伍誰有過而問者若公之所爲

眞可令聞者涕零矣乃以直道忤時不獲大用於
世惜哉然其居鄉厚德里人奉爲典型子孫砥礪
名行克光家學天之報清白吏信有徵矣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傳

四六

各計其大寒望天也壽壽白吏計其終矣

丹帶其然其賦賦其然其入家爲典望字添源

預言命聞香潔香潔矣以則直節其祖不藝大區

同治庚午冬重刻 先文正公全集史藁之外統
爲湯子遺書其中編次視原刻少爲變易而篇數
則仍其舊云慨自捻亂以來 節烈賢良兩祠均
燬於火所藏集板蕩焉無存亂定後祠宇雖次第
落成而重刻全集力有未逮幸蒙

河帥蘇賡堂先生倡捐重貲

各大憲慨分清俸因得授梓開鐫嗣以功虧一簣
久未告竣適

州尊夢榴沈公來牧吾土詢知原委捐貲以助聿
觀厥成於戲 先文正公經猷學術卓然爲一代

湯子遺書續編卷一跋

名人雖片紙單詞當世咸知寶貴茲於全集之外
尙有家藏鈔本五卷爲 先曾伯祖蘭墅公手輯
若不同登梨棗深恐散佚失傳是後裔之責也因
復加校訂附刻全集之後庶 先人手澤不至淪
沒亦以成堂蘭墅公未成之志云時在同治拾年
歲在辛未如月 六世孫樹茗謹跋

懋欽大泚蕪棠對蕙香無容瀟索發福宅維天後

頤其其舊云澗自嶽嶺以來 憤慨買其由風

益甚千載書其中謬矣厥頌陵少氣變風而歸

同奇與千冬重跋 武文五公全集史藁之代

